第34屆吳舜文新聞獎 獨立記者林怡廷報獎作品集

報獎專題名稱:【無聲之戰】系列

刊登媒體:天下雜誌網站、報導者

報獎項目:文字類 (含平面及網路) 兩岸新聞報導獎

一 天下雜誌:金門之變:誰讓反共前線,變中國統戰關鍵跳板?

二 天下雜誌:一國兩制,金門先試?反共堡壘如何變親中第一線

三 報導者:站在反共和親中的十字路口,國民黨如何面對內部的「中國因素」?

四 報導者:專訪李柱銘—捍衛一國兩制的最後騎士

【無聲之戰系列一】金門之變:誰讓反共前線,變中 國統戰關鍵跳板?

2019-08-28 刊登於《天下網站》

這裡是中華民國最前線,還是中共促統第一站?兩岸對峙70年,金門曾是長達40年的「三民主義示範區」,但小三通不到20年,今日已成了中國對台統戰佈局中的「一國兩制實驗區」。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反送中運動延燒多月,難以回天;而遠離台灣本島的金門,白狼的統促黨與系出「洪門」的致公黨,正以多元的統戰手法,悄悄佈局一場公投。同時,一場「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宣傳大計,也正在台灣展開......。



著名觀光街金門模範街,沿路掛著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圖片來源: 林怡廷

「無聲之戰」系列報導由普立茲中心資助This series was supported by the Pulitzer Center

金門金湖鎮溪邊村的大宇柑仔店前,黑色老狗對陌生造訪者友善地搖起尾巴,斜陽夕照在後方的隱蔽洋樓,旁邊牆面依稀可見「反共立成」。

這個已荒廢的閩式洋樓,洩漏了金門曾在冷戰時作為國際反共堡壘的往事。

它是神祕的「西方公司」,這個以民間公司作為掩護,實際是1951到1955年韓戰爆發時,CIA蒐集解放軍情的情報站之一。美軍、德軍和更為人所知的日軍顧問團「白團」,都是當時蔣介石的國際反共盟友,共同協防金門。

那個金門人早遺忘有《Life》雜誌、《紐約時報》等外媒記者駐地的時光,金門曾是世界的金門。但現在許多金門人心中,金門是中國的金門——至於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很多人為了陸客生意已不願說得太清楚。



從俗稱小金門的烈嶼,望向一海之隔的廈門島。(林怡廷攝)

從小三通到新四通,金馬就是促統第一站

今年元旦,習近平發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談話,除了正式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還特別提及「金門馬祖可優先考慮和大陸應通盡通,通水、通電、通氣、通橋的新四通」。

3月的兩會,習又再度談「金馬新四通」,4月涉台權威學者周志懷倡議「先行探索金馬兩制」,北京今年的對台工作重點清晰可見,金馬是對台促統第一站。

而金馬政治人物也多有呼應。

1月底,新上任的金門縣長楊鎮浯就搭著自家船公司經營的小三通航線來到廈門, 他宣布已成立「新四通專案辦公室」,將在去年已通水的金門全力推廣「新四通」; 3月,連江縣長劉增應參加「連江論壇」,也提出屬於馬祖的通橋、通水方案, 對岸的連江縣也成立「連馬率先融合發展工作領導小組」和馬祖對接。

6月中,金馬首長不顧陸委會「呼籲」,參加廈門海峽論壇,楊鎮浯發表「兩岸 共飲一壺酒、兩岸同是一條根」演說,倡議金廈共同生活圈。7月31日,中方突 然宣布8月起陸客赴台自由行禁令,緊接著陸客團將在9月減半、12月全面禁止的 消息也傳出。

金門、連江、澎湖縣長為此共赴北京,會見國台辦主任劉結一,三位離島首長除了確保小三通不會停辦外,特別爭取和台灣本島區隔的自由行開放待遇。

中華民國等於台澎金馬,然而過去作為守護者的金馬,和台灣的離心力卻愈來愈大,也因此,距離台灣277公里、廈門僅2公里的金門近日再度吸引國際目光。

今年初,許多外媒和外國代表處紛紛來訪,一位負責國安事務的政府官員向記者透露,美國對金門情勢也有關注。這些國際友人都想知道,此刻的金門,到底是中華民國的前線還是破口?中美新冷戰的大格局下,金門的動向將如何牽動兩岸關係,進而影響東亞地緣政治的變化?

中華民國「被統戰」最前線

事實上,兩岸對峙70年間,金門有40年以上高度軍事化,除了10萬大軍駐防外, 金門人也長期擔負反統戰的民防責任。但小三通才實施19年,就徹底翻轉。

「小三通後和對岸交流很頻繁,這些年金門人心變化很大,統戰可說是很成功,」立委陳玉珍辦公室主任翁明振說。

他觀察早期兩岸對峙, 統戰主要是以滲透、間諜方式,也因此60、70年代民防隊、五戶聯保等保密防諜做得嚴密。

2001年小三通後,以交流之名的統戰方式很多元。最初涉台單位先是經營社團, 發現成效不彰後,轉移到真正有動員能力的宗親。近年則著力宮廟系統和村里長 聯誼會,影響金門民意很深。

另一方面, 金門也是中國對台灣統戰的跳板基地。



比起連接大小金門的金烈大橋,金門人更想要金廈大橋。然而新四通真的是金門 的唯一解藥嗎?(林怡廷攝)

2016年蔡英文執政後,兩岸關係緊縮,中國官員為了規避陸委會審查,利用民間 頭銜如工商會、協會或農業經貿交流團等名義,經由小三通過境金門再到台灣。

「馬政府時期是書記直接身分過來,現在都用非官方頭銜,其實來的次數沒有減少。因為對台系統還是得做統戰工作,只是轉到地下,」翁明振說,接著他語調一轉,「統戰防不勝防,但這可能也是避免戰爭的方式。」

知情人士透露,對岸官員和金門的促統政黨或社團對接,最頻繁時每週都來一批,通常會待上三天,有時甚至會來看透過金門人頭投資的項目。但也因為不方便到台灣,於是多跟促統團體約在金門討論,「兩岸關係好時,金門角色不大,對岸官員直接去本島。現在兩岸關係緊縮,金門當成中介點很方便,不會敏感,也不會有人抗議。」

昔日的前線早已不設防,記者實地走訪金門發現,一場長期鋪墊的一國兩制宣傳 工程,2018年初就在金門佈局,而且多線進行。

致公黨》重點經營基層民代和陸籍配偶,佈局公投

一條線是來自台灣本島的「中華民族致公黨」(簡稱致公黨)。主力在經營基層 民代和陸籍配偶,並以協會、政黨、民調、學術討論及選舉等多重佈局,準備一 場「兩岸和平實驗區」公投。

去年八二三砲戰60週年紀念日,為了反制M503航線事件,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蔡英文,卻未親自出席紀念儀式,在金門人心氣憤莫名的氣氛下,致公黨在縣議 會對面成立了地方黨部,晚上在昇恆昌大手筆席開百桌。

這個大眾還陌生,宗旨「致力和平統一,公為世界大同」的促統政黨,和中國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國致公黨,都系出「洪門致公堂」。2002年,「中華民族致公黨」在台登記立案,2015年底由台商陳柏光接任黨主席後,開始活躍在各類統派組織。

一位和致公黨有往來的人士回憶,去年中致公黨透過在台陸配與金門陸配牽上線, 先用25位「姐妹」,成立致公文化總會金門分會後,主席陳柏光再到金門認識地 方人士,很快決定邀請國民黨資深議員蔡春生成立金門黨部並擔任主委(而後蔡 被開除國民黨籍),並透過蔡的地方關係,針對國民黨金門黨部的內部提名矛盾, 吸引不少退出國民黨的基層民代加入。

這個全台僅在台南、桃園有3位里長的全國性政黨,宣稱光金門就有33位公職入黨,包含村里長、代表、代表會副主席、鄉鎮長、議員,其中小金門烈嶼的5個村長都已入黨。成立地方黨部不到一年,就成了金門第二大黨。

然而,致公黨在金門的經營,目標不在選舉,而是要鋪陳一場公投。

去年大選後不到一個月,致公黨旋即在**12**月中召開記者會發布民調,宣稱高達八成金門民眾期待成為「兩岸和平實驗區」。

今年4月底在金門大學舉辦,兩岸學者、前陸委會主委張京育、金門縣長、立委都出席的「2019和平發展共識論壇——推動金門為兩岸和平發展實驗區之可行性」,陳柏光近一步提出,台灣社會需要討論一國兩制,會根據民調的高民意在金門推動「兩岸和平試點城市/一國兩制實驗區」公投。

記者7月初專訪陳柏光時,他證實的確計劃在明年大選推動公投,但近日民進黨 團在立法院主導一系列國安法令,如公投與大選脫鉤、統獨議題不能公投、國安 法、外國代理人法等,導致計劃生變,公投需要重新規劃。

當詢問多數金門人已不擔心戰爭,也和廈門是一日生活圈,現狀已是「和平發展」,為何還需推動公投?

「我的構想是,何不讓福建省來建設金門,給台灣民眾看統一的好處,」陳柏光 說。但屆時金門的行政歸屬是哪裡?還會不會有選舉?陳柏光未正面回答,「總 之金門就是要和平發展。」

小辭典:「金馬兩制」、「金馬作為一國兩制實驗區」概念並不新鮮,2002年新黨籍縣長李炷烽就首次倡議「一國兩制實驗區」,2004年的總統大選「連宋配」時,連戰到金門也承諾當選後,要將金門建立成自貿區,並推動非軍事化成為「兩岸和平實驗區」。

2006年11月,李炷烽在議會做了《21世紀新台灣的出路—金門作為『一國兩制試驗區』之芻議》的專題演講,希望引起金門在地的公共討論。而後馬政府執政後大三通,兩岸進入大交流的漸統時代,一國兩制實驗區的倡議就較為沈寂。

無論是一國兩制實驗區、和平發展實驗區、金馬兩制,皆是換湯不換藥。其理想便是先從自由貿易的人貨交流、融合發展心靈契合後,走向政治統一。

只是2016年民進黨再度執政,不承認九二共識,雖沒造成「地動山搖」,但兩岸關係張力持續升高,再加上中美對抗的長期大格局底定,北京促統壓力明顯增強而急迫了起來,讓「金馬作為兩岸和平突破口」的倡議再度浮上檯面。

雖然在明年大選推動公投的計劃趕不上變化,但致公黨的組織工作沒有停歇。

據了解,金門最主要的政治勢力,除了陳氏宗親支持現任立委陳玉珍外,蔡氏宗親、李氏宗親、金門縣商會等,致公黨都有接觸。而金門6萬常住人口中約兩、 三千位的大陸配偶,更是經營重點。

除了行之有年的「新住民協會」,致公黨的陸配幹部去年成立的「新二代協會」, 透過帶高中、大學的新住民二代到對岸交流,讓孩子們更認識「媽媽的娘家」, 對接單位以福建省、廈門市台辦為主。

「現在想來應該是計劃好的,一開始就選定在金門佈局,」一位和致公黨有接觸的人士透露,陳柏光和中央黨部主管每兩、三個月就到金門深化關係,也將和3月脫黨參加立委補選,以5000票落敗的前國民黨金湖鎮長蔡西湖合作,推派他參選立委。

然而多位地方人士觀察,去年大選只有4位候選人掛致公黨籍參選,2位選上,目前宣稱的33位公職黨員都是選後加入的,而且多以無黨籍對外,致公黨在一般金門人中並無知名度。這種主力放在金門,經營樁腳、不經營選民的方式很奇特。

「金門的政治生態還未成熟到政黨政治,以宗親、社團為主要勢力,只要是光譜 泛藍,立場親中,政黨是誰並不重要,而且買票依舊很嚴重,」一位人士分析, 「公投是針對議題,不需要政黨認同,只要掌握樁腳,一旦公投推動時,讓基層 去動員,也能有效果。」

統促黨》經營宮廟和金大學生,重點宣傳一國兩制

另一條線則是金門在地的統促黨。

知情人士透露,涉台單位有感於一國兩制「被污名化」,而金門因地緣和特殊歷史脈絡使得光譜深藍,小三通近20年後,民情大幅親中,很適合作為「一國兩制試點城市」。2016年底成立的統促黨金門黨部,在2018年收到的明確指示,就是在金門推廣一國兩制。

統促黨金門黨部主委程耀德接受採訪時,像孜孜不倦的傳道者,從口袋拿出一本僅50頁的輕薄藍色小冊子,是統促黨精神領袖「白狼」張安樂寫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理念。

30歲出頭的程耀德,自承曾因為大陸落後而反中,但現在看到對岸很進步,加上 外祖母曾有的戰爭經驗,讓他希望和平,轉向支持統一。 「我從小在民主國家長大,也想繼續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台灣,但要兼顧中國的發展機會和和平,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程耀德很認同白狼的理念, 認為這是兩全其美的方式,而香港問題似乎不困擾他,「香港是特區,台灣是國家,有軍隊、有總統,地位不同,一國兩制條件自然不同。」

由於金大學生為了相關福利會落籍金門,金大成了重要選區,是兵家必爭之地。

因此年輕的程耀德主力經營金大學生,透過十幾個核心的青年幹部,贊助金大學 生社團活動、社區慈善服務、參與廟會事務,每一到兩個月辦一次兩百人的聯誼 活動,青年團一年去大陸交流一次,畢業後幫忙介紹大陸的工作,平時也不談政 治,希望長期經營形象,讓地方更能接受統促黨的理念。

一位參與運作的人士透露,這種長期耕耘效果其實不顯著,要讓金門人接受「一國兩制」需要時間。

「其實大家的大方向,都是要把金門推動成一國兩制示範區,讓台灣人知道金 門過得很好,是台灣沒有的。統促黨的做法是改變形象、爭取社會各階層認同; 致公黨是直接從吸收地方樁腳開始,方法不同、目標一致,」這位人士說。

克里米亞事件重演?俄羅斯是這樣併吞烏克蘭領土的

這些佈局,很容易令人聯想到2014年的克里米亞事件。

2014年3月,克里米亞半島通過一場「脫烏入俄」的公投,超過**96**%民意支持脫離烏克蘭獨立,隨後加入俄羅斯聯邦。

雖然根據烏國憲法規定,此公投違憲,但俄羅斯以保護六成以上的俄裔住民為由, 出兵佔領克里米亞。影響所及,烏克蘭東部的親俄勢力也要求仿效「脫烏入俄」 議題進行公投。

克里米亞的啟示是,只要有公投的「民意」,俄羅斯便師出有名,即便國際拒絕 承認,克里米亞實質已由俄羅斯控制,讓認同分歧的烏克蘭,政局更不穩定。

當年,蔣介石把十萬重兵放在金門,除了讓美國不能放棄外,也要打造「三民主義示範區」,讓世界知道「自由中國」和「赤色中國」的分野。



和金門島一樣大的廈門島,在中國改革開放時被指定特區,發展的巨大落差讓金門人產生相對剝奪感。(林怡廷攝)

如今,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長年執政的陣地,作為推動對台示範的「一國兩制實驗區」,曾經中華民國「反統戰」的前線成了「被統戰」的前線,是歷史的弔詭。

但金門人是否會接受「一國兩制試點城市」的定位,成為裂解中華民國的第一張骨牌?(責任編輯:洪家寧)

【無聲之戰系列二】一國兩制,金門先試?反共堡壘 如何變親中第一線

2019-08-28 刊登於《天下雜誌網站》

金門人對陸客經濟和金廈生活圈深信不疑,但數據會說話,中國對金門的「好」,恐怕宣傳大於實質。陸客並非金門經濟的金雞母,金門和台灣的經濟依存度依舊無法取代。北京統戰「入島、入戶、入心」的心戰在金門成功,讓金門成為全球面對中國因素的意義上,值得觀照的前線。



厦門環島路上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標語,是熱門景點之一。圖片來源:林怡 廷攝

「無聲之戰」系列報導由普立茲中心資助 This series was supported by the Pulitzer Center

「我們金門人是有奶便是娘, 誰給我奶吃, 我就當哪國人!」48歲的楊先生激動地表示。

「假設金門讓大陸管,金門的房價、地價、收入所得一定會像香港一樣,」楊先生自認是金門有經濟實力的「中流砥柱」,他相信金門的未來在中國,想法和他相近的同溫層,為數不少。

記者實際探訪後發現,多數金門人其實想維持現狀,不會主動要統一但也不會太 抗拒,只是提到「一國兩制、統一」,還是敏感。即使是加入致公黨的基層民代, 多數人避而不談。

但只要不談政治、談經濟,換上「兩岸和平發展」,接受度便很高。

「現在倡議的兩岸和平實驗區都很空泛,細節是什麼卻不清楚,」前縣府成員、曾任金門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總幹事的王中聖直言,現在金酒進大陸一樣課60%的酒類奢侈品稅,金門牛肉和豬肉也沒有開放,大陸是否願意開放金門產品不用課稅?

由於距離太遠再加上戰地政務,金門社會一直自外於台灣的本土化和民主化發展, 幾經修憲本質已轉變的中華民國,讓金門人難以辨識,他們在習於批判中華民國 的本土派史觀中,找不到過往的榮光和位置,再加上地屬邊陲,藍綠皆不重視, 於是和台灣社會愈見疏離,人心向背。

相較之下大陸對金門的溫情呼喚,讓金門人很受用。只是中國對金門的「好」,恐怕宣傳大於實質。

金門的金雞母不是陸客

8月1日開始,中國全面禁止陸客自由行,一度還傳出禁止小三通,雖然證實虛驚一場,但金門依舊人心惶惶,認為陸客不來首當其衝。

金門觀光處發新聞稿表示,若自由行沒跟台灣本島區隔,預估8月到明年1月將損失超過25億台幣觀光產值;一旦連陸客團都禁止,金門將損失40萬以上觀光人次,合計35億產值。

然而,根據《天下》取得金門縣府《金門觀光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分析107年年報》,今年即將突破的200萬小三通人次,陸客觀光約15%,流量主要來自台商和台灣遊客。根據統計,2017年全年陸客到金旅遊人次是30萬,滯留金門是2天1夜,低於台灣旅客38萬人次的3天2夜。



圖表:誰才是真正「金」雞母?陸客不是金門的金雞母,台灣本島遊客才是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2009年到2017年間,台灣來金旅客每年從54萬人次逐年緩慢下滑到38萬,但陸客也是在2015年才突然成長三、四倍到30萬人次,成了金門重要的觀光收益來源。

9年下來,台灣遊客超過400萬的總量,是130萬陸客的3倍,台客消費金額也高於陸客,更不會受到兩岸關係的政治因素影響。

事實上,台灣遊客才是金門觀光業穩定的來源。

陸客消費品項也很集中。譬如自由行陸客最愛來掃的貨,如面膜、保養品和奶粉等,都是在屈臣氏、康是美、家樂福消費。另外還有做陸客生意的旅館、旅行社、遊覽車、電動機車行,或是特產店如一條根、貢糖、牛肉乾等獲益外,金門在地經濟活動依舊不活絡。



自由行陸客多半會來金門兩天一夜,租電動機車遊金門。(林怡廷攝)

金酒九成銷往台灣市場

前民進黨籍議員陳滄江認為,金門不能一直依賴小三通和陸客觀光,要有約15 萬常住人口創造內需。他也觀察,陸客在金門消費不多,反之金門人挹注廈門經濟更多,「金門人假日寧可坐船去大陸消費、旅遊,很多人透過小三通去廈門是為了收房租,6萬台商在廈門,錢都流到對岸去了。」 縣府的《金門觀光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分析107年年報》指出,根據廈門市政府 非正式統計,金門人在廈門至少購買4000套以上房地產,超過100億的資金流入。

而金門的金雞母、重要財政來源金酒,銷往台灣市場就佔九成。金門縣議員董森堡指出,根據金酒公司2019年的營銷管理報告,今年大陸市場的業績目標是12.5億台幣(2500萬人民幣),金酒每年約120億元的營業額,僅約一成是銷往大陸。

若以客觀數據檢視,台灣遊客、中轉台商、金大學生的經濟貢獻大於陸客,金門對台灣的經濟依賴高於中國,但長期政治宣傳的結果,讓金門人深信不疑,認為中國才是救贖。

簡而言之,心理上的影響遠大於實質效果。「金門人的心理狀態,可說是台灣,甚至全世界的縮影,」著有《冷戰下的金門》、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越洋受訪時分析,金門已不是地緣戰略的前線,但確實是國際社會了解中國崛起對周邊國家和地區引起矛盾的觀察點,在這個意義上,金門是很重要的世界前線。

「當金門、台灣、東亞到全世界,都認為只有中國市場是經濟唯一解藥,雖然不該把雞蛋放在同個籃子裡是硬道理,也沒有任何經濟領域只有中國市場才能活下去,但這個心理很難改變,很多亞太國家有一樣的現象,」宋怡明說。

宋怡明認為,當年金門可以保住,是基於三角關係的平衡:美國中立、蔣介石不 想放棄、毛澤東不想拿下,北京從來都是意在台灣、不在金門,但時至今日,拿 下金門不具有實質戰略意義,對台灣社會的心理卻有震攝的政治效果。

展開「一國兩制」去敏感化工程

因此,當「兩岸和平發展」的經濟依賴論已被金門人廣泛相信,「一國兩制」的去敏感化工程,最適合在金門先試先行。

年初蔡英文強硬回應習近平一國兩制,郭台銘、韓國瑜都在6月香港爆發「反送中」抗爭後也堅定表示反對,陸委會8月1日公布例行民調,高達近九成(88.7%)台灣民眾不贊成「一國兩制」,成為藍綠都反對的台灣選舉票房毒藥。

但相較之下,金門的政治人物卻勇於表態得多。



昔日的戰地成了觀光島,但兩岸和國際局勢變化下,金門又該何去何從?(林怡 廷攝)

3月補選當選的新科立委陳玉珍,6月質詢新任大法官時,提及中華民國憲法規範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本屬一個中國兩個制度,不要將「一國兩制」視為毒蛇猛獸。

她所說「金門是福建省金門縣,台灣是地名」的直白言論,引發網友論戰,成為全國焦點。

「中華民國事實上已經實行『一國兩制』,台灣是民主制度,大陸是共產制度、 憲法規定就是這樣,民進黨不滿意可以修憲,」陳玉珍受訪時直言,「再說我們 為何這麼沒志氣,不能說一個中國是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去年提出「金廈生活圈 一國兩制先行」也一度成為話題的前副縣長、新黨秘書 長吳成典也強調,金馬有長達36年是軍方接管的戰地任務時期,有自己的貨幣、 出入境證。小三通、人民幣兌換開放都是從金馬開始,「金門、馬祖一直都是一 國兩制。」 不同脈絡、不同概念的同樣名詞,一直被提及,脫離現實在虛的憲法概念上打轉,造成的效果恐怕正是統戰「入心」的心理戰一環。

「現在談的一國兩制像是偷換概念,」金門出生、台灣長大,近年回金門發展, 28歲的李京松(化名)認為,親中派一直用中華民國憲法來對接北京論述,但此 一國兩制非比彼一國兩制,事實上是玩文字遊戲,刻意將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 和國混為一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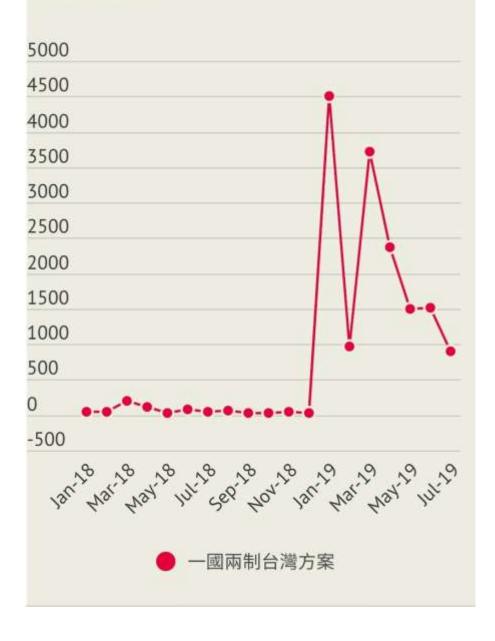
刻意混為一談的背後目的,似乎不言可論。一位藍營兩岸幕僚年初向記者分析, 比起一國兩制的負面爭議,北京更擔心台灣不討論,他們認為政治人物應該要「帶 領羊群,而不是被民意帶著跑。國民黨不敢提敏感詞,也是北京很不滿的地方, 「因為只要有討論就可以去敏感化,讓台灣民眾慢慢習慣『統一』和『一國兩制』, 才是真正目的。」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哪些媒體最

最多?

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底「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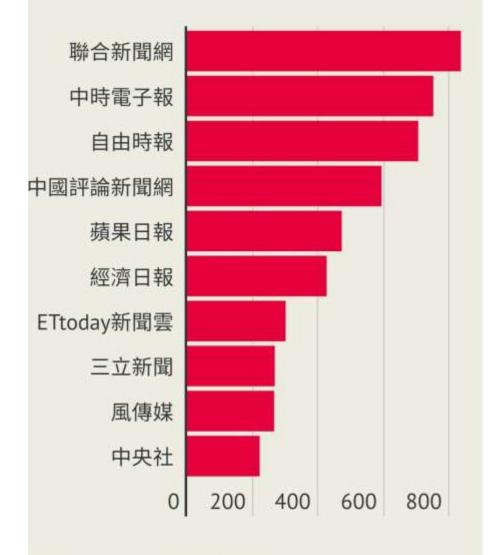
媒體聲量統計



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媒體報導則數排名

排除Line Today、Yahoo新聞、Pchome、Hinet、MSN、CMoney、富 聯網、Sina新聞等新聞轉載平台的排名結果



數據來源:《 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

數據分析:方君竹



圖表:「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哪些媒體報最多?

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底「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媒體聲量統計

離中國愈近,言論愈不自由

政治人物有議題設定,為了爭取全國曝光度聲量大,但也造成台灣主流輿論對金門的不滿和不諒解。

事實上,金門有一群多數是認同台灣價值的金門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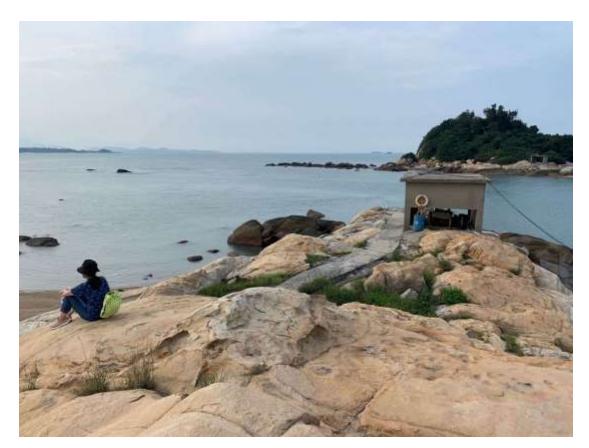
金門的世代差異以40歲為分水嶺,年紀愈大愈親中,愈年輕的人,價值觀和認同愈接近台灣同輩人,多半是「華獨」(編按:台灣已是主權獨立國家,國號為中華民國)、支持同婚和關心香港,不少人表示一旦香港被鎮壓,一國兩制正式破產,會選擇離開金門。

「金門是台灣的前線,承受中國因素很直接。這裡深藍、親中,再加上人際網絡小,會有很多自我審查,希望拿捏在中國與台灣平衡的位子,已經是一種奢求,」幾位不願具名的金門人坦言。

他們指出,全面親中的金門宗親、宮廟、縣府在地方上很有影響力,甚至曾發生 統派因立場而打人的暴力事件,最終卻被壓下。原以為統獨是言論自由,互相尊 重相安無事,但實際上是,僅僅堅持過去中華民國的反共底線,都擔心破壞地方 關係影響到生存,而必須沉默。

「金門因為地緣血緣所以親中很自然,但過去不大有人談統一,現在聲量愈來愈大,」**2001**年到**2013**年間頻繁來回金門做田野研究的宋怡明發現,變化就在這五、六年。

他觀察到,金門面對中國崛起帶來的衝擊,不僅是經濟和政治影響力,連價值觀如環保、發展思惟、言論自由等,金門面積小且更加緊鄰中國,挑戰比台灣巨大。「譬如通水議題,也有金門青年訴求先檢討本地水庫效能,做好集水工作,而非一味依賴中國,但這個聲音在金門主流社會被淹沒。」



金門的馬山距離對岸的角嶼僅 1.8 公里,是兩岸最近的距離。(林怡廷攝)

金門人對中華民國是很有情感的

愈來愈一言堂、進步價值被侵蝕讓許多人憂心,但金門人真正在乎的是台灣人輕言放棄。

35歲,辭去科技業高薪工作回金門擔任議員助理的吳偉國印象深刻,2003年到台灣念大學時,台灣同學會尊敬在前線守護國家的金門人。但2009年念研究所時,同學對金門人的印象變成金酒和地主,親中、想統一,現在網路上也充斥這類言論,他很在意這種被共同體排拒在外的感受。

「雖然現在金門和中央分別是藍綠執政,但中央民代應想辦法強化金門與台灣的連結,而不是強調差異來分化,」吳偉國語重心長。

「金門人對中華民國很有情感的,我們害怕的是被拋棄,」41歲的無黨籍議員董森堡解釋,由於金門和馬祖屬於海峽中線的另一邊,不在「台灣關係法」的中美協防範圍,再加上過去的「金馬撤軍論」,讓金馬長期有「棄嬰情結」。



北山斷崖上的播音牆對準廈門,日夜放送著鄧麗君當年的心戰喊話:「我很高興今天可以站在祖國的第一前線,我希望大陸同胞也可以和我們享受到一樣的民主和自由……」(林怡廷攝)

中華人民共和國包圍的「小中華民國」,將何去何從?

然而,如果兩岸關係正處於專家所說「**1949**年來最危險的時刻」,金門又該何去何從?

從事邊境研究的暨南大學東南亞系助理教授趙中麒認為,台灣缺乏陸地國家的邊境理解和治理經驗,金門、馬祖一樣有邊境人民流動的正常狀態,但在目前兩岸特殊現實下,很容易被有色眼鏡看待。

「金馬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面包圍的小中華民國『飛地』(enclave),」趙中麒分析,客觀距離已經離台灣很遠,而現在的台灣認同中又不重視金馬,人心自然疏離,除了主權國防外交外,多理解金馬人的心聲,讓金馬高度自治或可減緩政治效應。

「多數金門人都有家人、置產在台灣,在台有50萬金門人,金門和台灣是生命共同體,中央政府應該更信任金門一點,」陳滄江建議,金馬需要的不是自經區,而是將在制度法上提升位階,利用其特殊位置,授權地方政府代表中央和對岸做「地方事務性協商」。

「只要不涉及統獨主權國土等等,包含垃圾問題、豬瘟、越界捕魚、越界採砂等問題,過去需要中央部會參與的談判事務,現在全面停擺,但實際上是影響到金馬,何不用金馬和對岸的關係,來當作兩岸談判的突破口?」陳滄江提議。

台灣本島應更重視金馬,但當意識形態不同的中央和地方沒有互信,要如何拿捏 自治與國安的平衡,需要執政者的智慧;另一方面,金馬地方政府除了呼應北京 論述和經濟依賴思惟外,能否善用台灣民主體制和與對岸的良好關係,提出獨特 的發展願景,成為兩岸真正的「飛地」?

不知多少金門人還記得北山播音牆的鄧麗君喊話。這個曾經的心戰前線,望向大海、對準廈門的大喇叭,日復一日地放送《甜蜜蜜》,以及鄧麗君對「大陸同胞」的溫柔勸說:

「我很高興今天可以站在祖國的第一前線,我感覺非常快樂幸福,我希望大陸同 胞也可以和我們享受到一樣的民主和自由.....」

在疾風斷崖邊,歷史的對立面在今日顛倒錯置,老鄧的「一國兩制」已盤旋在金門上空,而小鄧的甜美之聲依舊橫跨時空,「唯有在自由民主的生活環境下,才有實現個人理想的機會,也唯有全體青年都能自由發揮聰明才智,這樣的未來才能充滿光明希望。在這裡祝大家身體健康,民主萬歲。」(責任編輯:洪家寧)

本文作者林怡廷以「無聲之戰The Silent War」報導計劃獲選為普立茲中心(Pulitzer <u>Center</u>) Persephone Miel fellowship2019年度獎助記者。此項目2010年成立以來,每年資助一位非英語系國家記者從事該國/區域的重要議題深度報導,林怡廷是第一位獲選的台灣記者。

本文係依社群大數據所做之獨立、公正報導,內容中所提及之數據,係為反映現 況之量化呈現,研究過程與各政黨團體無關。《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僅開 放資料予分析研究,相關觀點描述不代表數據公司立場。數據分析由台大新研所 方君竹協助。

【無聲之戰系列三】站在反共和親中的十字路口,國 民黨如何面對內部的「中國因素」?

2020-03-06 刊登於《報導者》

在中國成立,戰敗遷台,曾長期執政51年,已深根台灣70年的百年政黨,年初大 選總統國會失利,黨內改革聲浪再起。2005年連胡會到2016年馬習會的11年間, 國民黨曾自詡為中美台三角關係的最佳平衡者,但2019年面對國內及國際的「反 共」大浪打來,卻被擱淺在「親中」沙灘上。如何拿捏社會信任、兩岸路線和國 共關係,成了國民黨迫切的困境,黨主席補選在即,國民黨真能脫胎換骨嗎?

註:此篇報導為作者林怡廷與《報導者》特約合作,作者個人以《無聲之戰》系列報導獲得普立茲中心支持贊助。This series was supported by the Pulitzer Center.

1月15日,一群國民黨青年在位於八德路的國民黨部,發起一場包圍中常會的「青黨行動」。

那是1月11日大選國民黨在總統、國會皆敗,黨主席吳敦義口頭請辭後的第一場中常會。這個國民黨最高決策機制,被這群黨青視為首要被改革的對象,現場引發衝突。

前青年團團長林家興、李厚穎等人高喊「老賊下台」。自從2000年第一次失去執政權開始,國民黨每次敗選都被要求改革「黨名」、「路線」和「年輕化」,但現場憤怒的青年們高舉的標語訴求:「國家路線,不容模糊,紅統滲透,必須清除」、「清黨,反紅統」,卻是第一次浮上檯面。

無獨有偶,1月底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爆發,2月初武漢撤僑包機事件,引發爭議的居中協調者是中國台商徐正文。徐身兼國民黨中央委員、北京市政協顧問、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常務理事等多重身分,坐實外界對國民黨的「紅統」印象,被開鍘停權。

「除了論資排輩的宮廷文化,太多黨職人員在對岸有商業利益,導致台灣社會無法信任國民黨在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衝突時的兩岸立場,更是解嚴世代的年輕人無法認同國民黨的根本原因,」現為民間智庫《新共和通訊》編輯的林家興直言。

「現在不是國民黨要給年輕人機會,而是年輕人是否給國民黨機會,」黨齡約4年、37歲的律師匡伯騰也很在意黨內的買辦文化,他認為「國民黨需要感動人心的論述」的說法是治標不治本,黨的核心價值和黨員行為若不一致,產出再多漂亮論述都難以說服理想青年,「新任黨主席如果處理買辦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國民黨就沒救了。」

從過去抗拒綠營的「親中」標籤,到現在一些黨青在內部醞釀「反共清黨」,也讓誓言爭取年輕人的兩位補選黨主席候選人先後表態。前台北市長郝龍斌首先開槍「國民黨需要撕掉又老又紅的買辦標籤」,立委江啟臣也在近日明言「想透過國民黨平台做生意請離開」。

「反買辦文化」 嚴然成了新任黨主席的改革共識。但黨內也有黨代表不滿高漲的「反共」 氣氛,認為「買辦」 是綠營的抹紅標籤,國民黨不該隨之起舞,有人揚言乾脆裁撤大陸事務部和台商黨代表。

到底「政治買辦」的定義是什麼?會不會汙名化台商?

經濟利益與政治間,黨職人員陷「買辦」難題

兩位黨主席候選人接受《報導者》採訪時都強調,國民黨要規範的是黨職人員、幹部或黨籍從政者,台商黨員正當做生意當然沒問題,但利用黨職謀取商業利益就不能接受。

「以權謀私就是買辦,」郝龍斌表示定義很簡單,如黨工和公務員可比照「公務員陽光三法」,某個層級以上的黨職人員、民意代表也須利益迴避。至於紅線要劃在哪裡?到哪個層級?他強調需要在改革委員會將每個個案類型一一拿出來檢視,黨內充分討論達成共識才行。

江啟臣則認為,一般黨員和國人一樣適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3條的規範,不觸法即可。但為了社會觀感,黨職人員應用更嚴格的黨章來規範。他個人認為 黨代表以上就應利益迴避,但細節牽涉到法律和黨員權益,同樣需按照程序在黨 內形成共識。

2005年連戰首次訪中倚重的兩岸幕僚、前海基會副董事長馬紹章認為,兩岸民間 的經貿行為緊密,並非由國民黨員壟斷,說買辦太言重。只是國民黨和中國有互 信互動,也有相當多台商支持,讓大眾容易有遐想空間。 「我相信會有人藉由政治關係謀取經濟利益,但多半應是避險為主,程度多嚴重 我滿懷疑的,這確實是觀感問題,但不見得是真實狀況,」馬紹章說。

然而,2011年開始赴中交流,每年會去對岸一、兩趟的黨青透露,因為黨內不少人去中國用黨職身分要經濟利益、特許權,涉台官員言談中的輕蔑令他難忘。一位市議員也不諱言,他到中國參訪時常聽聞其他同志拿項目、做仲介,《報導者》採訪多位國民黨中青生代都直言,黨內在對岸有商業紅利的人牽涉層面太多,盤根錯節,處理難度很高,但唯有正視這個積習,才是國民黨能否在台灣存續的關鍵。

解密國民黨中常委

此刻氣氛令人想起1923年孫文選擇國共合作,而後國民黨卻被共產黨滲透,蔣介石於1927年發起的「清黨行動」。

但今日的國民黨,面對的已不是邏輯簡單的「漢賊不兩立」,而是兩岸及國際局勢更複雜的處境,以及經歷民主化和本土化後,台灣認同及民主價值已是主流的社會結構。這個新結構讓2005年連胡會後,長達11年兩岸大交流的主角國民黨頓時失語,民進黨卻撿到槍。

然而,到底國民黨內在兩岸事務的涉獵有多深,兩位候選人信誓旦旦的改革目標,真的做得到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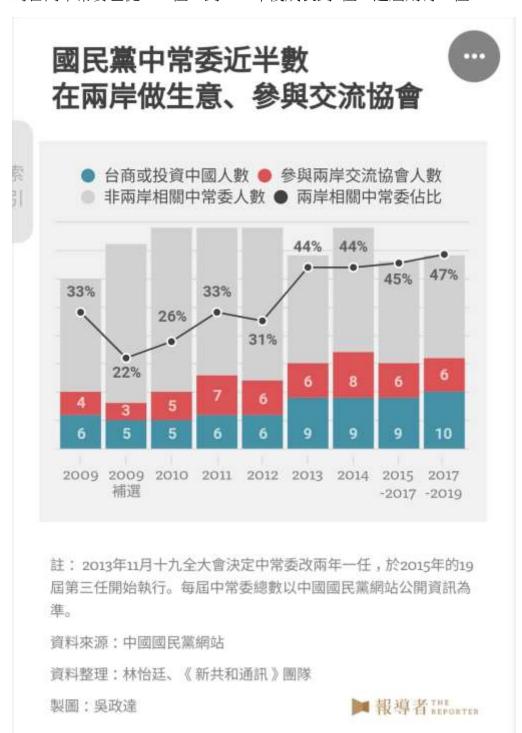
高達4成中常委有兩岸背景

被眾人劍指的首要改革對象,就是國民黨中常委。一位黨內高層透露,保守估計約四分之一中常委在中國有生意。

記者與《新共和通訊》根據國民黨網站及最新選舉公報等公開資料,共同檢視18 屆到20屆(2009~2019年)的中常委,和最新一任中常委參選人的背景經歷。

根據資料,分析出10年來共9任的中常委中,每一屆都有約3~4成是兩岸背景相關—— 一種是在中國經商或投資的台商,或擁有兩岸相關協會的身分從事交流活動的重要成員——而且趨勢逐年上升。從2009年到2012年間約2~3成(22%~

33%),到2013年突破4成(44%),這屆是近5成(47%)。在中國經商或投資的台商中常委也從5~6位,到2013年後成長到9位,這屆則有10位。



圖表:國民黨中常委近半數在兩岸做生意、參與交流協會

根據統計,國民黨過去10年(2009-2019)共9任中常委中,擔任5任以上的「多年中常委」有26人,其中兼具兩岸背景(台商或設有兩岸交流協會)有12人占比46%,這說明了兩岸背景和「多年常委」的相關性高。根據最新選舉公報,7日

將和黨主席補選一起舉行的新一任中常委選舉,48個參選人中,有20位是台商或 有從事兩岸交流協會相關。

而根據《20屆中央委員選舉公報》檢視,目前這屆210位中央委員裡,有40位以上、佔五分之一有兩岸背景。其中可歸為幾種類型:

●台商

一直以來,台商是國民黨的重要支持者,這次的代理黨主席林榮德就是知名台商 冠軍磁磚董事長。由於在中國各省各縣市都有台協,組織明確,每年大選會動員 回台投票,是和黃復興同樣具有高度動員力的群體,在黨主席選舉很有影響力。 一位中生代幕僚觀察,「任何有志於黨主席大位的人,都不可能忽略台商。」

●兩岸交流協會

從連戰「國共和解」到馬英九「兩岸大開放」的大背景下,國共交流頻繁。由於中國重視「對接」,一般是以「協會」非個人互動,因此2008年後,各種「以兩岸交流之名」的協會如兩後春筍,許多國民黨職人員身兼此類協會的身分,作為邀請、接待中國官員用。

一位民意代表透露,近年廣為人知的村里長帶選民去中國的落地招待團,便是對岸以議員或協會為單位給配額,一次20人即可出團,立委規格更高。知情人士透露,有的國民黨中常委以協會接待對岸高官,習近平「打奢」前,一年幾百個官員名額來台,考察費每人人民幣3~5萬元(約新台幣13萬~21萬元),再把行程包給旅行社賺價差。這位也帶過團的民代坦言,未來這類落地招待團應該禁止,可以自付團費、頂多被請吃飯,禮尚往來。

●特許認證到農產品仲介

知情人士觀察,2005年國共和解,國民黨許多高層拿到在中國批地、產品認證等特許權。也有做兩岸農產品仲介,譬如在整條產業鏈的某一環節成立公司承包業務,或以農產品認證標章獲利。甚有知名的市議員,常跑中國幫忙牽線做農產品仲介。

●金融投資、文創孵化器

隨著兩岸產業結構改變,再加上2014年太陽花運動後,中國對台政策調整為「三中一青」,2018年初宣布惠台政策,以優惠補助、住房提供等獎勵,欲磁吸台灣

年輕人赴中創業。據了解,一些黨職人員或民代從事青創仲介服務或文創產業; 中國有75個海峽兩岸青創基地與示範點,可經營孵化器當二房東。 但國民黨中常委和中央委員,真的有實際的兩岸政策影響力嗎?

黨職無實權,卻方便做對岸生意

據了解,主席制的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合議制不同,中常會幾乎是虛職,馬英九時期甚至成立中山會報做好決定,隔天交付中常會直接通過,中常委是沒有實權的橡皮圖章。一位曾列席中常會的前黨務主管直言,很多人甚至沒來開過會。

但沒有實權為何還要拿中常委或中央委員?

這位前黨務主管透露,由於中共講究以對等頭銜層級交流,也特別禮遇國民黨, 因此在擁有黨職身分到中國好做生意,是黨內皆知的「潛規則」,因此每到中央 委員及中常委選舉,換票聯盟、逢年過節送禮,中央委員需要的黨代表連署書甚 至可以賣錢,甚至傳言有人花幾百萬拿到一個中常委。

「居黨內要職在對岸有商業利益,倫理上當然有問題,對岸擺明也是你的政治身 分才給些方便,如果不幫忙講話可能就拿不到特許或落地招待團的配額,分際很 難抓,這麼想賺錢,專心從商就好了,」前黨務主管直言。

另一方面,中央委員和中常委會反向影響黨員結構。

一位學生黨代表觀察,主席、黨代表、中央委員和中常委都必須掌握黨員票,有 人會反過來綁樁,上層影響下層,結果是黨員結構愈來愈偏離台灣主流民意。根 據國民黨網站公告,這次黨主席補選的投票人數34.5萬,黃復興黨員占8萬近3成。 2月底統計時,40歲以下的年輕黨員竟僅約9,000人,佔3.16%。

北京是否利用台商,回頭影響國民黨?

國民黨還有一個軟肋,就是黨產。黨內不少人憂心,北京會利用在中國有經濟紅利者,回頭影響國民黨。

知情人士透露,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台後國民黨黨產被凍結,一個月3,000萬的 基本開銷很仰賴台商的政治獻金,有些地方黨部是靠台商支持,「中共是否可以 趁虛而入?這些影響都是無形的,國民黨愈弱就會愈紅,愈紅也會愈弱,這是惡性循環。」

一位中生代兩岸幕僚觀察,多數台商希望兩岸關係平順好做生意,想解決實際問題,但也有人對黨的兩岸論述有意見,多少會有點影響力。但江啟臣認為,台商是否影響黨內兩岸政策,除非有明確證據,不宜斷然論定因果關係。郝龍斌則斬釘截鐵的說不可能,「兩岸路線是國民黨的核心價值,不是誰來影響就可改變這麼簡單。」

前黨務主管估計,這次大選國民黨可獲得政黨補助款約2億多元,平均一個月 2,000多萬,除了退休黨工18%還無解外,國民黨募款勉強可以營運,「國民黨需 要更多小額募款,但前提是要取得社會信任。若不利益迴避,依賴單一財源如財 團或台商,社會更不信任,那就是飲鴆止渴。」

他認為,2005年連戰的破冰之旅,開啟了兩岸交流大方向是國民黨的成就,卻因過程產生畸形現象而抵消,現在因敗選願意面對積弊也不是壞事。「兩岸交流確實有風險,需要些防禦機制和限制。九二共識沒有錯,是買辦文化錯了,不可能完全禁止,就把管理辦法拿出來,紅線劃清楚就好了。」

有人提議紅線不是100也不是0,如三等親在中國做生意都要公開申報,若申報不 實就要黨紀處分;也有人認為應禁止落地招待團的交流,保持對等尊嚴。

民進黨會落入「買辦」難題嗎?

而民進黨有沒有買辦呢?

一位綠營幕僚觀察,和國民黨不同,在地方首長、民意代表等是當然中常委的制度下,民進黨中常委多半是有政治實力的專業政客。即便基層黨員在對岸有生意往來,但基本上不大能主導黨內方向。

一位國安人士,和密集往返兩岸人士都跟記者證實,中共確實有意透過不同管道接觸、統戰一些綠營助理或幹部,但很多民進黨黨工、官員被拒絕入境中港,大體上民共關係沒有國共關係這麼水乳交融是事實。

郝龍斌認為相關規範細節需討論外,「利益迴避、杜絕政治買辦」應不分黨派, 國民黨可以先做起,未來若當選黨主席,會將訂好的黨內準則交付立院黨團,在 國會推動立法。

台灣人民、中國、美國,國民黨要贏得誰的信任?

然而,正視買辦文化取得社會信任後,兩岸路線上國民黨又要何去何從?

2019年,蔡英文先是反擊習近平一國兩制,而後支持香港反送中,最後再提中華民國台灣,結果是總統國會完全執政、票數創歷史新高。近日疫情處理的對中強硬態度,讓民意滿意度持續飆高,贏得了美國、台灣人民甚至香港人的「信任」,國民黨卻四大皆空。

國民黨的囚徒困境是,過去因經濟紅利和獨家交往權不願得罪北京,卻失去台灣社會和年輕人認同,無法執政讓共產黨更看不起。另一方面,民進黨和台灣意識愈強,國民黨愈弱,焦慮的支持者基於商業利益和民族主義又更傾中,最後成了惡性循環,國民黨在進退維谷的十字路口。

一位從2009年就參與國共論壇到2016年的兩岸幕僚觀察,從對岸接待國共論壇的規格和檔次可見,國民黨愈來愈不被重視。「和共產黨有辦法交流是國民黨的優勢,現在卻成了劣勢,」這位幕僚直言,「中共是實力原則,愈百依百順不得罪,離民意愈遠無法執政,他們愈看不起。國民黨要證明實力,不是在意中共高不高興。」

「怕失去中國信任」的心理,是否有利於國共談判?

医伯騰則質疑,這幾年國民黨的價值觀也被「中共化」。

「為什麼反而是民進黨比較關心中國、香港的民主人權?國民黨的戰略應該是要向對岸輸出民主,現在是被反向輸入專制。如果國民黨和支持者為了攻擊民進黨,每次兩岸有矛盾就一面倒向共產黨,立場就不免會被國人質疑,國民黨不應該像是中共台灣分部。」

然而國民黨一旦強硬,會不會打壞國共間的信任?

「國際談判不用信任,但兩岸關係特殊,需要有信任才能談判,」馬紹章認為,兩岸還沒有走到敵我對立的地步,不應先自我設定,「台灣主流社會情緒反共會伴隨著反中,對國民黨和台灣都不好,只對民進黨好。」

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吳崑玉則觀察,2004年陳水扁連任,連宋都有訪中以改善兩岸關係的布局,但北京的邏輯是:認為兩岸關係是國共內戰的延伸,兩岸事務是國共之間的事,所以國民黨優先,「共產黨最終還是只能跟國民黨談,也因此國民黨的國家主權定位和價值觀都不該含糊。」

在統與不統之間,何去何從

更重要的是,在台灣深耕70年的中國國民黨,到底想把台灣帶往哪裡去?

那龍斌和江啟臣都表示,捍衛中華民國、維持現狀本來就是國民黨的論述,只是 被民進黨借殼。

江啟臣主張九二共識有時代功能,重點是回到原本精神:兩岸互不承認存在的主權爭議先擱置,務實解決交流產生的事務性問題,並且更積極關注大陸民主化; 郝龍斌則認為,「憲法一中」是國民黨的核心價值,就跟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一樣都不能偏廢,只是目前兩黨都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下和社會溝通。目前國民黨不是執政黨,兩岸路線應是民進黨提出,他認為國民黨可以慢慢尋求共識。

「雖然目前台灣主流民意是『不統』,但民意會變,國民黨不需要放棄『統一』, 但要堅持民主自由體制,」馬紹章認為,在中國旁邊、又是中共不可放棄的核心 利益,是台灣的命格,但統一可以有想像力的提法,不需要視為洪水猛獸。國民 黨在現狀可以接受「中華民國台灣」的現實,再追求和民進黨不同的願景和路徑。 馬紹章的看法,和林家興等青年認為國民黨應反共反極權、「捍衛民主台灣,追 求自由中國」的「藍統」路線類似。

「民主統一中國」在台灣是否有選票市場?還有待觀察。唯一確定的是,在台灣 人自我認同上揚、習近平促統壓力更大、中美關係變化的趨勢來看,夾在中間的 國民黨在這四角關係中取得平衡的空間很小。

「民進黨就是反共反中,中華民國台灣很容易講清楚,民眾黨只要兩岸一家親 就可以,國民黨路線最難拿捏。但無論如何,不能讓外界認為國民黨因為經濟利 益成為中共代理人,」一位國民黨中生代語重心長。

(註:《新共和通訊》對本報導的資料研究及數據分析亦有貢獻)

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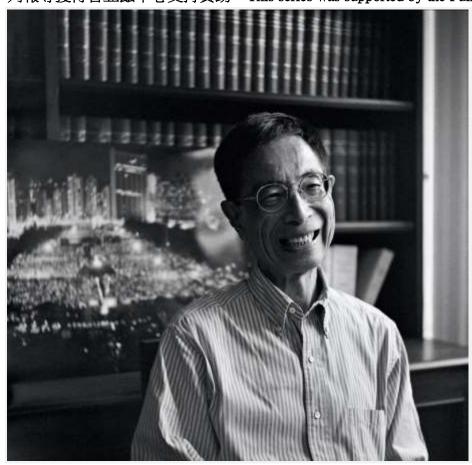
本文作者林怡廷以「無聲之戰(The Silent War)」報導計畫獲選為普立茲中心普賽芬妮·米爾獎學金(Pulitzer Center Persephone Miel fellowship)2019~2020年度獎助記者。此項目2010年成立以來,每年資助一位非英語系國家記者從事該國/區域的重要議題深度報導,林怡廷是第一位獲選的台灣記者。

【無聲之戰系列四】專訪李柱銘—捍衛一國兩制的最 後騎士

2020-05-06 刊登於《報導者》

李柱銘就像中世紀末的最後騎士,手持兩紙合約——《中英聯合聲明》是盾,《基本法》是劍——堅持以榮譽、誠信與道德的遊戲規則,要求北京恪守承諾。他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民主黨創黨主席和資深大律師,投身香港民主運動至今35年,即使眾人宣稱一國兩制已死,但李柱銘依舊深信「一國兩制」是此刻香港的唯一解答,這是一輩子守護城邦利益的最後資產。這位香港民主之父能見到他信念被落實嗎?

註:此篇報導為作者林怡廷與《報導者》特約合作,作者個人以《無聲之戰》系列報導獲得普立茲中心支持贊助。 This series was supported by the Pulitzer Center.



2013年75歲的李柱銘,攝於香港金鐘的大律師事務所。攝影/林怡廷

任誰佔領習慣於自由生活的城邦卻不加以摧毀,早晚會被那個城邦給摧毀,因為那樣的城邦總是會以自由的精神和傳統的制度為名揭竿起義,時間的推移或利益的賞賜都無法消除他們的集體記憶。

——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君主論》

2000年初的某一天,李柱銘接到一通來自白宮的電話。

電話那頭柯林頓(Bill Clinton)的幕僚表明,總統看到他在香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投書,支持美國給中國WTO會員和「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前身是永久最惠國待遇)。投書裡,李柱銘主張西方應讓中國加入世界體系,並表示願意幫柯林頓遊說強勢反對的眾議院,當時主導的是現任眾議院民主黨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也是李柱銘的好友。

李柱銘隨後在5月的白宮遊說之行相當順利。他對堅持每年審查以確保中國人權情況的裴洛西說, 拒中國於千里之外不能解決問題, 促使中國進步最好的方式, 是以貿易協定的經濟誘因, 鼓勵中國遵守國際協議, 進而尊重法治和人權。

隔天他見到柯林頓說出一樣理由,但也特別對這位後來被揭露與北京關係密切的 熊貓派總統耳提面命——美國務必要嚴格監督中國如實遵守每個條款,因爲這個 法案會讓他得到截然不同的歷史評價:其一是他的努力讓中國學會尊重法治和人 權;或者是他的努力延長了一個獨裁政權(Prolonging the reign of tyrants)。

原本估計差距在伯仲間的表決,參眾議院最後都以壓倒性贊成通過。這個攸關重大的《2000年美中關係法》(The U.S. - 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規定,一旦中國加入WTO,美國將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這場美國國會近代最激烈的鬥爭,總結了1990年代整整10年對中政策的辯論。主張交往的熊貓派獲勝,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美國政府的政策轉向,經貿關係成了美中關係主軸。

電話中李柱銘說起這個突至心靈的陳年往事,頗具現世意義。3月初COVID-19疫情在歐美大爆發,國際社會驚覺世界衛生組織(WHO)似已被中國牢牢掌控而讓疫情失控,西方世界彷彿在承受當年放任中國的後果。同時中國凌厲的戰狼式大外宣,極力將病毒根源導到美國,並趁各國自顧不暇之際,迫不及待對香港出手。

418大搜捕後,#MartinLee 在西方再次引發關注



金鐘政府總部旁的解放軍大樓,是中國在港力量的象徵。近年北京不斷透過對《中 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新解,對香港及國際社會展現全面管治權威。(攝影/林怡廷)

418的週六清晨,香港警方突襲抓捕15位溫和民主派人士,在此前一週,預告DQ 議員、香港司法危機、23條進逼、22條新釋法、更換港府官員……北京即將攤牌 的預告一次出籠。

恐怕是最無害、但象徵意義大於實質的418大搜捕,其中以香港民主派大佬李柱 銘名列其中最受矚目。

這位德高望重、即將滿82歲的資深大律師,曾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民主 黨創黨主席和23年的立法會議員。47歲投身香港民主運動至今,李柱銘替許多民 運人士辯護過,但沒受過牢獄之苦無法成為曼德拉式的道德象徵——這次抓捕彷 佛為這位香港民主之父補上實至名歸的最後拼圖,今日他不再感到罪惡,因終能 和年輕人同行民主路而欣慰。

418讓李柱銘回到過往馳騁的國際戰線。我和他祕書約定好越洋採訪的那天,他只睡3小時,6點起來一路接受各國媒體輪番轟炸。相較於Facebook的安靜,Twitter上充斥著「#MartinLee」的各種受訪影片、報導,西方政要或人權工作者紛紛貼出與他的合照,他在英文世界的重要性和關注度遠勝於中文世界。

30分鐘的電話中,李柱銘熟練地重複相似答案,但我其實想知道更深、更隱蔽, 與時代相連的個人及城邦命運,只是估計電話採訪不容易做到,一開始就放棄。 採訪結束後一小時,他突然打來,為自己先前精神不濟的受訪品質致歉,並主動 要求另一個採訪。

「我太累了,需要休息一下。但週末我有時間,我們可以有一個完整的訪談,我可以回答任何妳想問的問題。」李柱銘很久沒有在前線打仗,他渴望再次為香港 貢獻——幾年前他已將國際戰線交棒給黃之鋒、羅冠聰等年輕人,他們很快銜接 起李柱銘在西方政界的豐厚人脈,穿梭在歐美國會、國際研討會及國際媒體,青 出於藍勝於藍——這種世代綿延沒有斷裂的傳承,在台港民主運動的長河中特別 清晰。

「就算看到了不樂見的結果,但我還是想試試看」

在香港及國際震驚於李柱銘被捕、揣測北京背後更大意圖之際,川普撒出WHO 經費正再度引爆西方長達幾十年的辯論:對中國究竟該介入或脫鉤?

唯獨和2000年不同的是,西方自由派的介入論已非上風——透過交往改變中國的 幻想已確定破滅。2018年,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在一次演講中便已檢 討,當年蘇聯垮台,美國樂觀地以為只要敞開大門,將中國納入WTO,中國必 然走向民主,但希望落空。

「您會後悔嗎?」李柱銘在這過程扮演了角色。因為沒有利益衝突問題(1989年後他就被中國拒絕入境),他在2000年替柯林頓遊說國會的任務起到關鍵作用,那個舉重若輕但不為人知的細節,讓我沉默半晌後才提問。

「當時我認為中國需要被鼓勵,應該給他們機會學習,我也對柯林頓總統做出警告。不幸的是,後來美國沒有嚴格監督中國,他們覺得讓中國有錢了,中產階級發展起來,中國就能民主了,」李柱銘話鋒一轉,「其實那時即使Nancy贏了,中國也只是晚幾年進WTO。就算看到令我害怕的結果,但我還是希望試試看。」而他內心更深的盼望是,當中國學會遵守國際協議,也會遵守《中英聯合聲明》。

年輕時當過中學老師的李柱銘,循循善誘的性格讓他對人性總抱有天真的善意。

但當年全世界都垂涎1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輕易地接受北京的宣傳——2008年北京奧運的開幕會場上,以排字的「和」向世人宣稱中國「和平崛起」,卻對國內

人權打壓從沒放鬆反而變本加厲,20年來西方民主國家為了和中國做生意,選擇 睜隻眼閉隻眼。

「北京老說我是叛國者,但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為了香港利益,永遠是為了香港利益,所以我幫中國說話,」他反問,「妳說,這是叛國嗎?」

「我不是民主回歸派,我是沒有選擇,接受了一國兩制」

李柱銘認為自己不是叛國者,回看1997年香港移交的七一當天,這位意氣風發的最大反對黨領袖的回歸宣言,一定會覺得是出自愛國者。

「民主黨一直支持香港民主回歸祖國,我們深信,民主對香港,對中國同樣重要 ……一國兩制是一個偉大的構思。一國兩制的成功需要中國領導人與香港人互相 和建立一個民主的制度……我們深信終有一天,香港會在民主的基礎上,建立真 正的一國兩制,實現真正的高度自治,中國亦一定會成為偉大的國家,人民權利 得享法律切實的保障!」

——李柱銘,《七一宣言:香港回歸,不單是土地的回歸》,1997.7.01

418大搜捕意味著民主回歸終究是30年的南柯一夢。除了外界震撼於首次被捕的李柱銘,同在名單的李卓人、長毛(梁國雄)等人,都是被香港年輕人認定老一輩的「民主回歸派」及「大中華膠」。去年(2019)整整半年香港街頭巷戰的壯烈犧牲,抗爭者的血是為了此城手足而流,而非北方的大陸同胞。

但李柱銘不認為自己是「民主回歸派」。「我不是贊成民主回歸,我是沒有選擇,接受了一國兩制,」他一再強調。

和被尊稱為「華叔」的已逝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以及飽讀中國文學詩詞、景仰中國民運人士,寄望中國民主更甚於香港的長毛相比,李柱銘的「中國性」 (Chineseness)其實頗為淡薄。他的風範更接近英國的保守中產階級仕紳,而非中國文人士大夫。

他從不是嚴厲批判英國的解殖主義者,甚至1980年代中英談判時,香港人無份參與,李柱銘和同伴寫長信提議,北京以主權換治權,香港回歸後繼續把港島、九龍、新界租給英國經營,確保不會有制度銜接問題而永保繁榮。

但鄧小平不接受,提出了「一國兩制」,強調中國不會干預香港事務。當時中共也努力在香港的大學學生會做統戰工作,開始有人主張香港回歸但要有民主。而後港大學生會寫信給趙紫陽得到明確回應,民主和一國兩制得以結合,民主回歸派的論述找到了正當性。

「這是很小的歷史細節卻很重要,」李柱銘堅持要仔細還原當年輿論變化的時序,因為真實才能讓歷史被公正的評價。

「當時我認為北京不介入是一國兩制的底線,後來趙紫陽也答應了民主,那麼可能行得通。我沒有選擇,但我能做的就是確保這個制度可行。」當他知道香港勢必得回歸,鄧小平將香港視為最終收回台灣的「一國兩制」模範,當時47歲的他,決定以法律專長投身《基本法》的制定,將《中英聯合聲明》轉化成實際的法律,是他能為香港人貢獻的方式。

「中國香港人」的生命歷程:是愛國者也是叛國者



雨傘運動的旺角佔領區。 2014年,香港公民社會因不滿一延再延的雙普選承諾 發動「佔領中環」,意外引發長達79天的雨傘運動,成了中港關係難以回頭的關鍵。(攝影/林怡廷)

對李柱銘來說,作為一個中國人和一輩子爭取香港人利益沒有違背,也很自然,他不喜歡現在年輕人的香港認同和中國認同互斥。但即使身分認同是中國人,因

追求民主成了北京眼中的叛國者,是李柱銘等自認是「中國香港人」的民主派, 在中英帝國夾縫中的宿命。

「Martin」是香港人和國際社會對李柱銘的暱稱,說明了他的中英文化混血背景。 而他的生命歷程和抉擇,也是在多重戰亂的大時代背景下,那代香港人的共同命 運。

1938年生於廣東惠州,李柱銘童年時歷經日本佔領香港、二戰、國共內戰。身為國民黨將軍的父親李彥和追隨蔣介石抗日時,母親則帶著4個孩子四處逃難。1949年蔣介石戰敗,當時被蔣聘為監察委員的李彥和沒一起撤台,但這位曾與周恩來同在法國里昂留學的民初儒將,也拒絕留在中國。他選擇舉家逃到香港,但他們夫婦也準備好,一旦共產黨打來香港就跳海自殺,讓孩子留下。

只是搬到香港後還是四處漂泊,李柱銘記得小時候總不停搬家,算算可能有10 次之多。「當時班上同學都準備到台灣,我問父親為什麼不能一起?他說我還小, 等我長大時再說。後來我問他為何我們要一直搬家?他還是說等我長大了再說。」

成年後,父親才告訴他,當年服務於中華民國政府,卻無法認同貪腐的國民黨而決定不來台灣。但李彥和也認為破壞中國傳統倫理「家庭觀」的共產黨不可信,孩子應能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得到較好的教育和自由。而中共建政後,周恩來成了第二把交椅,這位昔日同窗不斷派密使來港勸說回京共商國事,李彥和被發現一次就搬一次家。

回憶起童年特別滔滔不絕,普通話不流利的他,英語和粵語才是真正的母語;不過其實他10歲到港時只會講4個英文單字: boy、girl、dog、cat。1956年他考上香港大學英國文學系,1960年畢業當中學教師,因喜歡辯論,1963年到倫敦攻讀法律。李柱銘在英國只有3年,但英國文學系的薰陶下,讓他用詞富有西方知識分子的文雅,是英殖時期香港菁英的代表。

1966年他回港當執業律師時,隔年就遇到六七暴動,正是香港「獅子山精神」蓬勃年代前的重大轉折。

不想回到共黨統治,九七大限促使民主種子萌芽

香港並非天生信仰自由的城邦。大英帝國在二戰前後的解殖浪潮下崩解前,在遠東殖民地遭遇到印度、緬甸、馬來亞等在地民族的激烈反抗。心態還是難民社會的香港反而是最穩定、最去政治化的自由港。

1950、60年代因國共內戰或文革逃來香港的中國難民,在這個暫時棲身之地努力 賺錢,目的地是自由而富裕的美國。當時香港只是「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 英國以次等公民以待,但人們也沒想要當家作主。

1960年代後期難民開始以香港為家,自稱是香港人第一代。1967年香港地下黨受到文革、反殖思潮影響,在中共指使下策劃街頭暴動時,某種程度釋放了香港社會長期對港英政府治理問題的不滿,卻也讓港人對共產黨更加反感。

六七暴動後大英帝國意識到,管理遠東殖民地最有效率的低成本方式,不是派軍隊鎮壓,而是贏得當地人心;帝國只需自由港賺進的大把貿易財,而非種族同化。 因此即便港英政府官員還是英國人,大量啟用本地賢達作為諮詢委員,推動公共改革、廉政肅貪。末代港督彭定康積極引進民主到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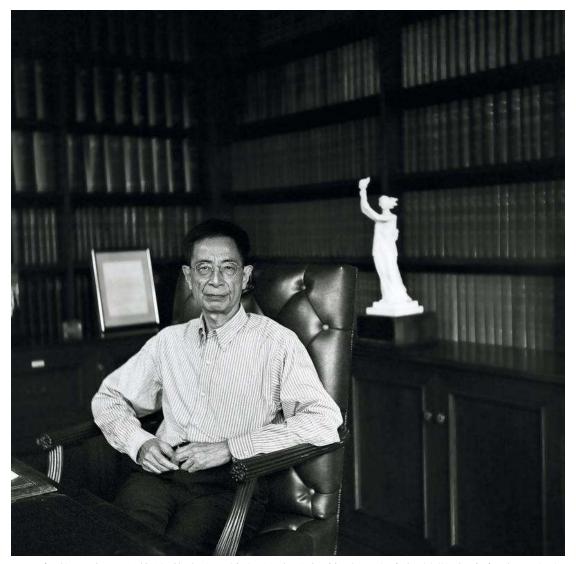
李柱銘一從英國回港就遇到六七暴動,當時情勢紛亂,他一度考慮帶著父母妻子搬到台灣,因積蓄不夠而作罷。這是他生命二度與台灣錯身。當時台灣還籠罩在白色恐怖的壓抑下,香港卻迎來「獅子山精神」的1970、80年代。

「當時香港人都很開心,只要肯努力到處都有機會,很容易成功,」李柱銘回憶 起當年,語調都明亮了起來。

和出身底層左派家庭、少年感到苦悶壓抑,社運同伴被港英警察痛打至重傷的長毛不同,李柱銘的生命經驗讓他對英國無太大不滿,如同多數香港人當年模糊的政治意識,直到1980年代開始面對主權移交問題,香港人不想回到共產黨統治,民主的種子才在心中萌芽。

被民主體制的帝國統治時,港人只想賺錢不關心政治;而移交中國後,獅子山的精神,也從商業主義漸漸有了爭取民主公義的內涵。

在中港友好的黃金年代,他參與起草《基本法》



1980年代是中港關係的黃金期,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的李柱銘難忘當年中國官方的開明,他認為北京若願意信任香港人,遵守承諾真正落實一國兩制,一切都會不同。(攝影/林怡廷)

1980年代的中英談判,是這個自由港1841年開埠以來,最有籌碼的時候。無前例 也成絕響。

1980年李柱銘當上了大律師公會主席,1982年中英開始談判,人心惶惶港幣急跌,當時身邊的律師朋友都隨身有一張機票和兩本護照——除了香港護照,還有一本多明尼加共和國護照,之後再轉到加拿大或美國。他曾考慮去加州執業,但思考良久後發現自己不想離開香港。他感到此時的香港需要他的專業,所以決定留下。

為了留給港人感念的帝國風采,英國臨去前給了香港選舉。而中國需要香港這個門戶進入世界體系,為了安撫港人的恐懼,挽救財團、外資的信心,鄧小平答應

一國兩制、50年不變、港人治港,承諾回歸10年後,香港就有特首和立法會的雙普選。

「當時中國一直說服我們,回歸後只有兩件事會改變:一個是旗子,第二個是特首(governor)。」李柱銘回想這套宣傳話術,不但說服了港人,連倫敦和國際社會也都相信:中國正在進步,一國兩制是人類政治體制的偉大實驗。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出來後,鄧小平的承諾入約,港人鬆一口氣,接著進入《基本法》草擬階段。1985年李柱銘被邀請進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了香港特區政府體制創建的參與者之一。同年,英國給了香港立法局首次間接選舉,李柱銘決定從政,選上法律功能組別的立法局議員。

李柱銘對當年中港友好的「黃金年代」無限懷念,那是1985到1989天安門事件之前,短暫的4年,卻決定了香港回歸之後的命運。

塵封40年的歷史細節源源不絕湧現。他記得第一次起草委員到北京開會前的晚宴,已故的中國法學家吳建璠對他說,「我知道《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很受歡迎。 讓我們一起工作,如果《基本法》完成了卻沒像《中英聯合聲明》一樣被香港人 接受,那是我們沒盡到職責。」

當時的起草委員會共59位委員,23位香港代表裡,除了4位法律專業人士之外, 還有知名的金庸、司徒華、李嘉誠等,其他多是爭相要和北京建立關係的富豪。 而另外36席中國代表,不乏是從德國、俄羅斯、英國、法國等學成歸國的頂尖法 律人才。李柱銘印象很深,除了搭擋司徒華外,他常和其他想討好北京的香港代 表意見相左,而開會時反對他的中國代表,卻曾私下請他繼續堅持不要放棄。

他的回憶中,這些中國代表渴望理解普通法與大陸法的差異,會幫普通話不流利 只能以粵語交錯的李柱銘翻譯。他們甚至會傳授和中央談判之道,讓李柱銘了解 大陸思維是什麼。

1982年中英開始談判時,最初觸及的就是法律系統問題,香港用的普通法 (Common Law)和中國用的大陸法(Civil Law)不同。由於鄧小平的原則已定, 草擬基本法時中國官員對香港維持普通法體系沒有異議,當時北京或《新華社》 (現中聯辦前身)的官員、學者,常來跟他請益。

1970到1980年代主管港澳移交及中英談判的主要代表人、1990年代的港澳辦主任 及起草委員會祕書魯平也很尊重他的意見,攻防過程很多交鋒但他還是能找到突 破空間。甚至,李柱銘還成功說服本應從倫敦搬到北京的終審法院,直接搬到香港。

當時,開會期間的晚宴總是有茅台,《新華社》社長周南老跟不愛飲酒的他勸酒,魯平會要他坐在旁邊間接幫忙擋酒。李柱銘以直言不諱的公開批評著稱,一次講到「掛羊頭賣狗肉」,魯平很不高興,口氣很好的用英文跟李柱銘說,「你可以批評我們,但可否請你用溫和的語言?」李柱銘道歉修正,之後雙方溝通也很順暢。

由於需要香港人對回歸有信心,中方很尊重也欣賞這個傑出的談判者。一心捍衛香港利益的李柱銘也享受當中港橋梁,擔任起草委員的4年都忙著談判,無暇接案賺錢。原本2、3個月就可以立好的《基本法》,來來回回花了5年3個版本,足見當時北京的誠意。

「我從沒看過哪一個國家的憲法起草過程如此開放,人民能參與其中,」李柱銘 對當年中國官方的開明念念不忘。

六四之後,關係變質

當年北京對港的態度,和今日對台有驚人的既視感。

2018年初中國啟動的惠台措施琳瑯滿目,2019年元旦隔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演講中,正式邀請台灣各政黨和人民團體一起協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促統人士在去年香港送中運動後,一國兩制成了票房毒藥後的說帖是:「中華民國是國家,香港是特區,當然台港的兩制條件會不同,一切都可談。」

那個彼此可以理性辯論、互相說服的過程,直到1989年六四後驟然而止。鄧小平下令血洗天安門讓香港及國際社會為之震動,李柱銘和司徒華嚴厲批判北京,共同退出起草委員會。他從搭橋者被定性為叛國者,再也不能入境中國。

其實中港關係變質非一朝一夕。1989年後,一直到胡溫時期北京還是會派密使找每個民主派議員交流傳話。2004年左右,時任特首曾蔭權要推動政改,在一次帶全體議員去中國的2天訪問,為了爭取民主黨的支持,北京破例讓他入境,但之後再也沒有。2013年習近平上台後是另一個時代,短短7年,中港關係幾乎是失速墜落。

捍衛一國兩制的最後一役

因不滿一延再延的雙普選,和北京提出的政改方案,2013年由「佔中三子」發起的「佔領中環」運動,希望透過審議式商討出民間版的政改方案,更醞釀出2014年9月的雨傘運動。

深受台灣太陽花運動影響,長達79天的雨傘運動,最終以清場收場,但北京與香港民間的裂痕更深、張力更大。街頭抗爭和中港矛盾愈見激烈,本土派崛起,隨後港府用擴張法律解釋的方式,DQ(disqualify,取消資格)主張港獨及民主自決的議員候選人及議員,北京則一再透過《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新解,對香港及對國際社會展現絕對權威。

2014年6月,中共國務院發表逾2萬字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正式宣告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2017年香港主權移交20週年前夕,外交部發言人宣稱《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而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

2019年6月《送中條例》爭議剛起時,各種官方黨媒都明確定調:《中英聯合聲明》的過時無效論。

但更出乎眾人意料的是關於《基本法》第22條的新解釋。

讓他安心的第22條,突遭兩辦新釋法



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香港年輕人轟轟烈烈的為「時代革命」付出代價,其中以 11月17日理工大學包圍戰最為激烈,隨之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以8成選票大勝, 也讓北京決心儘速推動第23條立法。(攝影/林怡廷)

李柱銘被捕的418當晚,兩辦(港澳辦和中聯辦)對《基本法》第22條提出新釋法。這個確保香港屬於「兩制」的重要條文,明定中央政府各部門等不得干預香港事務,但兩辦宣稱它們不屬於中央政府各部門,因此對香港事務有監督權,全港嘩然。

當年的起草委員會是否曾討論過第22條的「兩制」定義?

「完全沒有,從沒有討論過,」和起草時就有爭議、來回攻防30年的第23條相比, 李柱銘想都沒想到第22條竟可以成為現在中港爭論的重點。相反的,當時是第22 條讓他放下心中大石——這個條文為兩制做出明確定義,是一國兩制原則的基 石。

另一方面,也有學者主張,《基本法》已在全國人大通過,等於是將《中英聯合聲明》的國際條約轉為國內法,因此違背《基本法》等於違憲。

李柱銘一邊仔細地解釋法條,電話那頭傳來翻書的聲音,講到法律就停不下來。 他急切地要把聽者帶入他的邏輯,就像律師在法院攻防那樣,必須要講完一整套 論點及法律細節。他很享受智識上的辯論,但顯然現在的中共沒有興趣和耐性。 在講求制度的民主法治世界,騎士手上的武具和精湛的技藝,足以在追求榮譽的比武中贏得勝利。當年李柱銘和英國人打交道時,用的是法治與價值,講求的是專業、節制和體面。

但他和香港民主派面對的,是當年幾乎被蔣介石剿滅,幾千里長征到延安的黃土高原窯洞中,靠著周旋於共產國際、蘇聯、西方社會的靈活統一戰線術存活下來,最終再打敗國民黨的強韌政黨,更別說現在是最大、最富有、最高科技的專制強權——對不講求體面的競技者而言,當眾撕毀兩紙合約並非難事。

就法論法,堅持「兩制」是香港的保護傘

事實上,北京重複的強硬修辭不是新鮮事,這個制度確實是在崩潰的過程,北京每一次進逼,都讓崩潰加速。

而見識過這股力量的殘暴、終其一生都在躲避共產黨的李彥和,在1989年初去世前不久還對兒子提醒:「與共產黨打交道要謹慎。當他們想利用你時,可以給你一切,如果你失去了利用價值,他們不但拋棄你,還會從你身上踩過去。」

只是即使國際社會震驚於418大搜捕名單中有李柱銘,讓眾人更篤定「一國兩制 已死」,李柱銘依舊堅持,香港還未一國一制。

「就像我們到了內地也要遵守中國憲法一樣。有人在香港殺人是不會有死刑,但 在中國會有。香港交通法規定是右駕,中國是左駕,這個就是不同法的證明。即 使大陸也不會說『一國一制』,因為香港和廣州還是很不一樣,不管是法律制度 還是選舉。」

他深信「一國兩制」是現下香港唯一的保護傘,而這是寫進《中英聯合聲明》的 國際協議和《基本法》裡,具有法律效益。李柱銘認為香港還有籌碼,他現在的 策略就是到處發聲,要求國際社會施壓北京守諾,不輕易把話說死是長者的智慧。 「我不會放棄,我不會覺得沒有退路。」

但年輕人卻似乎不能理解李柱銘。

各人的時代,各人的革命

這幾年高漲的本土意識,讓一些本土派指責當年李柱銘為首的「泛民」——民主回歸一國兩制派,實際上是把香港帶往西藏的命運。他難忘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後的第三天,一個19歲女孩哭著跑來問他,當時為什麼接受一國兩制?

「我當時反問,妳的意思是我們應該要獨立嗎?當時如果要獨立就得革命,但英國不會支持,中國只會更早派軍隊接管,國際社會誰幫你,這樣會比較好嗎?」 女孩沒說話。他接著對女孩說,當時如果不接受一國兩制,除了離開沒有更好的 選擇。如果你們要革命,可以自己做,不要怪我們,但你也知道有什麼代價。

而2019年,香港就爆發了時代革命,香港年輕人轟轟烈烈付出代價。

李柱銘認為北京一再打破承諾,所以他可理解年輕人的暴力抗爭,但他不贊成,因為沒有效。這位就事論事、優秀的法律人,似乎一輩子都未能參透政治——無數次徒勞的抵抗,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意志可以昇華一個群體。共同體的苦難會被世代傳頌,民主之火得以生生不熄。

李柱銘可以在1998年率領民主黨以4成得票率成為立法會最大黨,來實踐「We Shall Return」的諾言,但如今年輕這輩從梁天琦、黃之鋒、周庭到選進立法會的 8位議員,卻被輕易剝奪參政權,他們表達空間急速被壓縮,能量勢必在街頭宣洩。

2019年11月16日,長達半年的反送中運動尾聲、最壯烈的理大包圍戰,10萬港人 湧入理大外圍,他們蔓延在旺角、尖沙嘴、佐敦,九龍的主幹道被徹底破壞,路 面布滿著磚頭,火魔法不時出現,現場是個巨大的奇幻結界。站上前線的人其實 都非常害怕,有的中學生甚至會發抖,運動者只能靠不斷回想元朗白衣人、太子 站、爆眼的救助員、墜海墜樓的男孩女孩們來支撐下去。

義憤是勇氣的薪柴,點燃後才能讓恐懼燒成灰燼。這些年香港社會的巨變,讓李柱銘不只一次自問,當年還有別的選擇嗎?

「香港人如果相信共產黨,今天也不會在這裡。當年支持一國兩制,我是不後悔的,因為我們沒有選擇,」李柱銘說。回頭看,如果沒有《中英聯合聲明》,九七大限到了,香港也就赤條條地回歸了。

雖然總是穿梭殿堂備受尊崇,這個命運之人曾有機會離開,卻選擇留下。而和許多老一輩泛民不同,他對年輕人關於前途自決的討論態度開放。

「我不贊成獨立,但前途自決為何不能討論?這是言論自由。年輕人有自己想法, 也可能犯錯,但我們也會,」李柱銘強調,「我支持和平抗爭不支持暴力,但6 月時若不是年輕人以小程度的武力(small degree of force)抗爭施壓,送中條例早 就過了,最後也成功撤回,所以我們很感激也不割蓆。而且他們也贏得全世界人 的心,只有歷史能證明對錯,重點是他們能獨立思考,我永遠為年輕人辯護。」

最終這個小島的幾百萬人,半個世紀後還是沒有擺脫宿命——讓共產黨統治,但 每個時代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分工、局限和創造性。

即便早已看見深淵

黨和領導人高於法治,是中國式民主的特色。於是即便為了香港一國兩制,中國 憲法創造了特區政府的法源,但法治是抽象概念,仰賴觀念的約束和權力的自我 克制才得以維護,香港的處境在權力邏輯的母國顯得特別脆弱。

這個脆弱,正展現在北京近日頻繁鋪陳,將重啟第23條國安法立法的動作上。

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近日強調香港是「國家安全的風險口」,顯示北京已不願等待,鐵了心要推動23條立法。因疫情全世界圍堵中國的態勢浮現,北京絕不能讓香港成為顛覆政權的基地。

相形之下,李柱銘在2019年12月的媒體投書顯得天真。長達半年的反送中抗爭已讓北京與香港社會幾乎沒有轉圜,他還是想說服北京,極左手段解決不了問題,何不嘗試信任港人,真正落實一國兩制。

但一向著重政治權術的共產黨,恐怕比這位不合格的從政者還更看得清楚現實。 熟悉馬基維利理論的當權者肯定知道,自由城邦必須加以摧毀,否則他們就會被 摧毀,而他們已經晚了23年。

也因此這個設計來統一台灣的實驗,在418過後,香港退無可退的凶險時刻,牽動台灣命運不言而喻。

「香港是作為統一台灣的示範,北京這樣對我們(418大搜捕),代表他們認為一國兩制已經失敗。所以對台灣只有兩種可能,一個是什麼都不做,一個是戰爭。」 溫和的李柱銘罕見發出尖銳的警告,但他依舊留有餘地。 「如果讓香港回到鄧小平的承諾,一切就會不同。香港、台灣、國際社會都會很 高興,轉念不難,這一念取決於北京。」

李柱銘至今都相信只要北京願意放手不干預,給香港該有的普選,一切都可以很好。只是這一切美好的想望可以成真嗎?

長毛以共產黨慣用的「敵我矛盾」分析,他認為,期望北京轉變心態幾乎是緣木 求魚,零和遊戲才是北京最大利益,他對香港前途非常悲觀。長毛依舊深信「民 主回歸論」——台港命運都不可能和中國脫鉤,只要中國不結束一黨專政,台灣 不可能維持現狀,而香港不可能有真正的一國兩制。

但李柱銘卻不這麼認為。「這是寫在《基本法》的承諾,為什麼香港要等待中國 民主才能民主?」他說,「當然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不自私,我也希望中國能有 民主,這是生而為人都該要有的權利,但我不會強迫北京給內地民主。只是共產 黨應該要有自信,結束一黨專政對大家都是好的。」

城邦的最後騎士李柱銘,守備範圍就是700萬人的「我城」。這個舞台在國際、 不在內地的城邦人,堅持《基本法》是任何生活在此的自由民都應遵守的律法。 他認為「一國兩制」至少能再保護香港27年,這個城牆正在被破壞,沒必要再自 己否定它。

李柱銘的想望更接近一種意志,他似乎從沒對人性絕望過,即便早已看見深淵,還是想給彼此一個機會,哪怕再微弱,都要極力在陰影中尋找光明。

作者簡介

林怡廷以「無聲之戰(The Silent War)」報導計畫獲選為普立茲中心普賽芬妮· 米爾獎學金(Pulitzer Center Persephone Miel fellowship)2019~2020年度獎助記者。 主跑台灣地方政治、兩岸、東南亞,長期關注中國因素下,台灣香港與東南亞的 政經局勢及地緣政治變化。